

一男一女，躁郁难当

□ 撰稿 | 牧 群

我不敢说管虎新作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》传播不良价值，但至少片子传导的诸多价值取向，不为当下受众喜欢。

电影的开局可谓“躁郁男女”一地鸡毛——两个被疫情封印在香港酒店里的过路男女（黄渤、倪妮饰演），就像是路怒症患者，不仅分头各自聒噪，隔着房间还能相互聒噪。观众就像是电影里412房同寝的香港仔，连早觉都被剥夺。没有边界感的男女人设，就算不招黑，亦难招喜。

然后是“躁郁男女”变作“发烧男女”——陌生男女在隔离期跑天台上暧昧，溜出去喝粥，偷偷串门，私自买药退烧……种种违规操作，放在任何疫情期都不该被提倡，亦为法律和道德所不许，可编剧却为了情节的波澜，理所当然地大书特书。

到解封那一段，算是“青春男女”追忆逝水年华——男的对摇滚青春恋恋不舍，女的后悔当初一步错，如今步步错：母病危、夫欲离、儿躁郁。

最后是“黄码男女”在街头游荡——男人寻找女人，男人追赶双层巴士等等，皆不知所云。最后好歹应该来点相互治愈吧？结果并没有。女人是自愈的，看了场开心广场舞就跟自己和解了；男人呢，看似好像因为妻子那句回家的召唤放下了一切，其实又不然。妻子早就知道钱在男人的发小那儿打了水漂，压根不关心丈夫遇



到隔离的困境和疫情的风险，喋喋不休逼他拿出50万元抢学区房。妻子的聒噪登场仿佛只是为了给男人增加功能性的压迫。

临别时，男人和女人的那一个拥抱，不知该说它啥好。电影世界虽有《廊桥遗梦》这等婚外情大手笔，《泰坦尼克号》里露丝移情穷小子杰克亦可歌可泣——可眼前这两位有家有室且一身麻烦的男女，独处一室时不抱，临了冷不丁来那么一下，又是何种意味？

从剧情上看，除了男人化身暖男，帮女人整理、送药、送热粥，两个人并无怦然心动的表现，亦无惺惺相惜的地方，根本没有化学反应。

诚然，剧本骨架还是可以的，只是要做些价值观修正及情节取舍。比如，本片开局的“躁郁”当点到即止，不必双重大喇叭似的把观众的耳膜轰爆。同样是因为疫情被封印，隔壁厅《寂静的朋友》正好可以借鉴——有时候空镜和留白，更能体现情绪张力，同时给观众留出呼吸的空间。

片中反复提到1994年的红磡摇滚演唱会，也可给同时代的港片匀出点空间，毕竟摇滚风行的年代，同时也是港片的黄金时代。与其让“黄码男女”不知所云游荡街头，不如来点港片情景再现，没准只需要一场戏，就让男女主角的多巴胺外溢。民

